



父母爱情

□徐崇仁

活看上去轻松,却不简单,添快了磨的面不细,添慢了石磨空转,她的动作像被岁月校准过,分毫不差。我提着马灯站在一旁,石磨的“嗡嗡”声单调又绵长,常常让我犯困。这时母亲便会轻声说:“大儿,你猜个谜语吧——陡峭石岩不是山,雷神隆隆没活闪;雪花纷纷不觉寒,三尺小路走不完。”我盯着转动的石磨,一下子就喊出答案,母亲笑着夸我聪明,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,父亲也跟着笑,石磨转得更轻快了。那笑声,混着石磨的嗡嗡,在寂静的夜里漾开,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底色。

秋收时节,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。父母会泡上饱满的黄豆,连夜磨豆浆、滤豆渣、点豆腐。父亲总是先盛一大碗豆花,淋上香油和葱花,恭恭敬敬地端给爷爷奶奶。我们兄妹五个围在灶台边,眼巴巴地瞅着,母亲就把剩下的豆花分给我们,自己却顾不上吃,忙着把温热的豆花压成豆腐。雄鸡啼鸣时,东方泛起鱼肚白,母亲的脸上沾着细密的汗珠,父亲站在一旁,默默递过一条粗布毛巾。没有情话,只有一个眼神的交汇,便胜过千言万语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乡村,磨面机取代了石磨,那盘老石磨被挪到墙角,渐渐蒙了尘埃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他们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。

我读初三那年隆冬,雪下得铺天盖地。我穿着单衣在教室里冻得发抖,却看见走廊上,父母顶着一身雪花站在那里。母亲脸色苍白,咳嗽一声连着一声,手里却紧紧攥着新棉衣和棉鞋。后来我才知道,母亲病了好几天,听说下雪,硬是撑着身子连夜赶制衣裳,咳了整整一夜。父亲劝她别来,她执拗不肯,父亲便陪着她,一步一滑地走了十几里山路。宝顶山龙家岩口坡陡路滑,母亲走几步就蹲下咳嗽,父亲便停下脚步,等她缓过来,再小心翼翼地扶她起身。那一刻,我看着父亲搀扶着母亲的手,粗糙却坚定,忽然懂了,父亲的爱,从不是什么

山盟海誓,而是风雪里的相扶相携,是病痛时的默默守护。

父母两个平凡的人,从青涩的少年时代,一路携手走来,历经岁月风霜。他们有相互扶持的温馨,父亲外出农活晚归,母亲总会亮着灯等候,母亲身体不适时,父亲会默默接过所有家务,笨拙却细心。他们也有偶尔的拌嘴争执,或许是为了某个生活的小事,或许是为了我们某次不够用功的学业,但那争执的底色,分明是对这个家,对彼此深切的在意与关怀。他们的爱情融在了每日的柴米油盐里,化为了长久陪伴的默契与平淡流年中的相互依偎。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一时的欢愉,而是漫长岁月中的相互理解、扶持与包容。

父母的爱情,是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的白首之约!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王(外一首)

□廖黑叔叔

每年都开花
依然
白如雪
五百年
不为谁轮回

看一茬茬树
春荣秋枯
看一茬茬人
攘来熙往
尖山村的梨树
熬成五百年的
王

每年都开花
依然
白如雪
每年都结果
涩苦
如初

五百年让年轻
腐烂成洞
从没想过
站成席慕蓉诗中
那一棵

(注:席慕蓉《一棵开花的树》有云: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”)

甘湾遇老梨树林

猝不及防,三三两两
上了些岁数的老者
弯腰驼背,仿佛遇见
满脸皱纹的祖父和祖母
站在春天的土地上
佝偻着,努力将这一季花
开大开口

(作者系重庆新闻传媒作协副主席)

蓝莓花

□付彬

如同邻家女儿
朴实的村姑
穿着可爱的碎花布袄
在春风里一笑
醉了我的梦

小小的、粉白的花朵
紧紧地挨在一起
低垂着头
收藏着细密的心事
和土地的酸甜

从未在意
没人专程来赏
心思
都给予了果实和儿女

在黄瓜山
盛大而明艳的花事里
羞涩地开放着
别样的美丽
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诗词学会会长)

那盏永不熄灭的灯

□叶仁军

地,也被她整理出来,种了一亩多油菜。我越听越担心,提醒她不要做多啦。都一大把年龄,况且她的腰不太好。她总是安慰我,不要担心,她还做得动。我无言以对。挂电话之前,她还不忘记提醒我周末回去,家里又攒下二三十个鸡蛋,可以带回来给她的孙子或者儿媳补补身子。顺带拿些一些新鲜蔬菜,免得去市场买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,就是村里种庄稼的一把好手。邻里乡亲缺劳力时,她常常去帮忙,也因此留下腰痛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,她在地里种了很多青菜。家里吃不完,给生产队的乡邻送了不少,乡邻经常念叨她的好。当父亲在外省打工、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她可以在半夜去田里割稻子,一直到天亮。家族的妯娌,都笑她是这个家的“老黄牛”。

周末回去,看到母亲种下的那两块田油菜

田已经变成一片金黄,与周围的荒地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那绚丽的色彩和勃勃生机,让人为之向往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“咔咔”拍下这美丽的景致,发在家庭的微信群里。远在重庆闹市上班的侄女看见,大声赞叹“奶奶真能干”!

作家李敬泽在他的一本书里讲到,罗马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区别。罗马帝国如世界上的一盏耀眼的巨灯,当这盏灯熄灭时,罗马文明也就消失啦。而中国文明则是由若干盏灯构成的,大小不一,当一盏灯熄灭时,其他灯仍然亮着,这就是中国文明源远流长、一直没有消失的原因。

对于我们家庭来说,母亲无疑就是那盏永不熄灭的灯。她的勤劳,她对土地的热爱,无疑就是那道最亮的光。在这个春天,她一直照耀着我们勇往直前。

(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)

二妹油茶

□付娟

开:“你别看就一小碗,做起来也讲究。就说馓子吧,我不买面条,都是头天下午用面粉现揉,新菜籽油现炸,馓子的味道才酥脆化渣。大米用小火慢慢炒香,磨成米粉备用,早上五点起床,烧一大锅滚水,把温水化开的米粉倒进锅里搅散煮熟,比例要恰到好处,手上不能松劲,几十斤的米浆端上端下——餐饮是个辛苦活,一般人吃不下这个苦。”

“确实。”我在心里给她点赞。

不仅如此,我发现她对细节也很用心。装作料的料盅洗得发亮,小小的桌子干干净净,老主顾们有哪些忌口也都记在心里,不用专门交代。

“早上大家时间紧,着急怕迟到,能省下来半分钟,都可以走得慢一点。”她说,“不单是油、盐、花椒、辣椒、豌豆、小葱、香菜这些配料也都是头天下午和当天一早现做,放久了发潮变味,整碗油茶都要受影响。东西好不好,顾

客的嘴最知道,要是随随便便,人家就不来了,做餐饮最讲究细节了。”

这样新鲜又好吃的早餐,多年来却从未涨过价。有一次我打趣地问:“就没想过涨涨价吗?”

她笑着摆手:“做生意图的是回头客,材料新鲜一点,价格实惠一点,分量再大一点,才会长久,要不然哪天你就吃不到我的油茶了。我就回老家去了,哈哈!”早晨的晨曦里,她的眉毛弯弯,大大的眼睛闪着晶莹的光,口罩下方的嘴巴随意说着朴素的经营之道,整个人像朵俏丽的海棠花正明媚地绽放。

因为经常光顾,我和她越来越熟悉,交谈也多了起来。问起她的家人,她语气自豪:“嘿嘿,我儿子上大学了,长得又壮,成绩又好,不用我操心。现在我就想着把这些老顾客服务好,把这个小生意做好,就很满意了。”

告了别,我走在慢慢亮起来的晨光里,手中捧一碗滚烫鲜香的热油茶,心里是那个花儿一样的张二妹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母亲七岁那年,外祖父母相继离世,她被送进徐家,成了父亲的童养媳。他们同岁,个头一般高。清晨一起去私塾,傍晚背起猪草背篋追着晚霞回家。私塾里,先生的戒尺“啪”地拍在桌上,母亲总会悄悄看向父亲,父亲也是如此。课间休息时,他们还会偷偷聚到一块。在田埂上拔猪草累了,两人就并肩而坐,分吃一块硬得能硌牙的粗麦饼。父亲总是把稍软的部分给母亲,自己咀嚼如同石子般的饼渣,那简朴的食物在彼此嘴里也变得分外有滋味。

十三四岁年龄,他们成了合作社里最年轻的劳力。父亲力气大,犁地、挑担这些重活从不让母亲沾手;母亲心细,总能发现父亲磨破的衣角,趁他歇晌的工夫,坐在田埂上,用针线细细缝补。乡里人打趣:“徐三娃儿,怕是这辈子都是火耳朵了。”父亲的脸色红成天边的晚霞,低着头,手里的锄头攥得更紧,却偷偷瞥一眼母亲,眼里满是笑意。

十七岁那年,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,母亲被父亲牵进了洞房。他们没有像样的嫁妆,只有一床浆洗得发白的被褥和两颗年轻的心。婚后的日子,被合作社的工分和全家的衣食住行填满。爷爷奶奶都是七十几的老人,我和四个弟妹妹相继降临世上,家里人多劳力少,我们成了生产队的“超支户”。

父母白天拼命地去挣工分,到了夜晚,父亲便弓着腰推磨,脊梁骨在煤油灯下弯成一张拉紧的弓。母亲站在磨旁,一手端着竹筒箕,一手不疾不徐地往磨眼里添加谷物。这

阳春三月,万物复苏。母亲一个人还在老家的土地上劳作。看到地里母亲的背影,我有些感动,又有些于心不忍,却无法阻止。

母亲已经七十七岁,却仍然视土地为生命。她与土地相依为命,她与土地朝夕相处。去年,父亲去世,老家只剩下她一个人。我们纷纷劝她进城与我们共同生活,或者到镇上居住,不必再早出晚归,辛苦劳作。她以“住不惯”一句话果断拒绝。家里养着的十几只土鸡、一条老狗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,时常挂在嘴上念叨着。如果她被我们接进城玩半天或者吃个饭,就会急匆匆地叫我们把她送回去。不然,鸡无法进圈,狗会挨饿。

村里的人日渐稀少,年轻人都进城读书或者工作,而老人们也进城或到集镇居住,图个方便、热闹,或者帮子女带带孩子,安享晚年。我担心母亲寂寞,就每天给她打电话。她会在电话里絮絮叨叨,告诉我,东边的那块地,已经种上洋芋,西边的那块地,种上了豌豆;园区的空

清晨六点半,天还没亮,渝中老街的巷子口便准时出现张二妹忙碌的身影。

卸下背篋,放下提包,撑开小桌,张开布伞,米浆、佐料、馓子、碗勺、收款码,一样样依次摆好,小有名气的“二妹油茶”正式营业。

“一碗油茶,不要香菜多放馓子。”顾客话音未落,张二妹的指尖便弹跳起来。先盛入半碗新熬的滚烫米浆,加入精盐、味精、香油、花椒面、红油辣椒、酥豌豆和小葱,再用勺子朝一个方向用力搅匀。接着套上手套,从堆得老高的馓子包里抓上满满一把堆在碗里,一碗烙刻着二妹“品牌”的美味油茶就新鲜出炉了:“不够再加,打不打包?”

新炸的馓子往滚烫的米浆中一浸,瞬间发生奇妙变化:浸入米浆的微微泡软,剩下的部分酥脆焦香。舀上一口送入嘴里,米香、葱香、香油香、麻辣香、半嫩半脆的馓子香在口腔中交织成极度鲜美的味觉体验,与现场制作的仪式感一起,立刻开启了顾客有滋有味的崭新一天。

我常到她的摊位买早餐,最爱的就是这碗油茶。说起油茶,张二妹的话匣子马上打

